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编

一九七四年 天津

目 录

马克思 恩格斯部分

一、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摘录)	1
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录)	4
恩格斯 致保 恩斯特 (1890年 6 月 5 日)	8
恩格斯 致约·布洛赫 (1890年 9 月21—22日)	15
恩格斯 致康·施米特 (1890年11月12日)	20
恩格斯 致符·博尔吉乌斯 (1894年12月25日)	27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摘录)	33
恩格斯 德国状况 (摘录)	37

二、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

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摘录)	40
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录)	43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摘录)	46

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 (摘录)	50
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录)	53

三、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

恩格斯 大陆上的运动 (摘录)	55
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一、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诗歌 (摘录)	58
马克思和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	
发表的书评 (摘录)	61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摘录)	64
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	66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 (1859年4月19日)	74
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 (1859年5月18日)	87
恩格斯 致敏·考茨基 (1884年9月20日)	94
恩格斯 致玛·哈克纳斯 (1888年4月初)	99

四、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摘录)	107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摘录)	110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摘录)	113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 (摘录)	121

恩格斯	反杜林论（摘录）	124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摘录）	127
恩格斯	反杜林论（摘录）	132

五、对天才论和人性论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 发表的书评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 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摘录）	139
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摘录）	148

列宁 斯大林部分

一、党的文学的原则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80
列宁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193
列宁	给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	204
列宁	欧仁·鲍狄埃	209
列宁	纪念葛伊甸伯爵（摘录）	214

二、反映论和文学创作与批评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摘录）	224
----	-----------------	-----

列宁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238
列宁	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	244
列宁	怎么办? (摘录)	251
列宁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摘录)	256
列宁	奴才气 (摘录)	258
斯大林	给费里克斯·康 (1929年7月9日)	261
斯大林	给阿·马·高尔基 (1930年1月17日)	265
斯大林	给别泽缅斯基 (1930年3月19日)	271
斯大林	给杰米扬·别德内依 (1930年12月12日)	273
斯大林	致苏联电影总局舒米亚茨基 (1935年1月11日)	282

三、论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摘录)	284
列宁	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293
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 (摘录)	295
列宁	论无产阶级文化	302
斯大林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 (摘录)	307
斯大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 会 (摘录)	313
斯大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摘录）.....	316
--------------	-----

四、论列甫·托尔斯泰和赫尔岑

列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322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	335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345
列宁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350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353
列宁 纪念赫尔岑	362

编后说明

马 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摘 录)

(1859年1月)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①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②。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

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③、古代的^④、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82—83页）

〔注释〕

* 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8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序言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下了经典性的定义，对它的基本原理和实质作了周密而精辟的说明，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其中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原理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这是我们解决文艺的性质、发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的理论基础。

① 生产力 即社会生产力，其要素包括：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手段），首先是生产工具（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力表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要素；生产工具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亦即人征服自然程度的标志。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或迟或早将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② 生产关系 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其中，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一定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③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手稿中指出：在大多数基本的亚细亚形态里，公社集体占有土地，分给其成员耕种；专制君主作为最高的或唯一的土地所有者高居在所有公社之上，以贡赋的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并主管灌溉、交通等公共事务；在各个公社范围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因而亚细亚形态必然保持得最牢固也最长久。

这种生产方式应看作是原始共产社会，东方奴隶社会，东方封建社会，或由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形态，等等，国内外尚无定论。

④ 古代的生产方式 一般指古希腊、罗马典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摘 录)

(1845——1846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

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①。

我们在上面（第〔35—39〕页）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38—42〕页）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

的)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1]。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②,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1】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思想家的欺骗和分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编者注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2

—54页）

〔注释〕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一部著作。它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哲学观点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确立和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无产阶级为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须首先夺取政权的重要观点。这里选自第一卷第一章，主要是关于阶级与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研究阶级社会里的文学艺术现象具有重大意义。

① “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例如洛克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孟德斯鸠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都曾提出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目的是反对“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主张君主立宪制，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制造舆论。

② “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 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城市无产者和农民参加的革命。资产阶级窃取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革命成果，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此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①

(摘 录)

(1890年6月5日)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巴尔^②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③。

第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

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⑥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⑦。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集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⑧，此

外，海外贸易的猛力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象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⑥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⑦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现在再回到我们开头谈的，即巴尔先生的问题，我必须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德国，人们彼此相处非常庄重。看来，俏皮和幽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严格禁止，而沉闷却成了公民的义务。否则，您无疑会稍微细致地考察一下巴尔先生的失掉一切“历史发展”特点的“妇女”的。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因为它必定是白色或黑色、黄色、棕色或红色的，——因此，她不会有人类的皮肤。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是卷的或波纹的、弯的或直的；是黑色、红黄色或淡黄色的。因此，她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头发。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统统去掉，“在我们面前呈现

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那就让巴尔先生把这个“容易感触到和看清楚”的雌类人猿，连同其一切“自然本能”抱进自己的被窝里去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
410—412页）

〔注释〕

* 恩格斯这封信是对恩斯特1890年5月31日来信的回答。当时恩斯特正在就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文学中的妇女问题，同巴尔进行论战，他写信请求恩格斯给予援助。鉴于恩斯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歪曲，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对他的以机械论的观点和方法歪曲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行径进行了批判，指出：促成十九世纪后半期挪威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它本身固有的物质状况和阶级关系，它是不能用畸形发展的德国小市民及其生产发展的情况去硬套的，否则，唯物主义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恩格斯对恩斯特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恩斯特所代表的自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反对派“青年派”的批判，指出他们“**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81页）恩格斯在信中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点的历史分析，为我们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典范。在信中，恩格斯还尖锐而辛辣地批判了巴尔在妇女问题上的生物学观点和反动的人性论。

后来，恩斯特在1890年9月16日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文章，歪曲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一文，文中摘引了他的上面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93—99页），再次加以批驳。

① 恩斯特，保尔（1866—1933）德国作家和戏剧家。八十年代末投机革命，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为核心，组成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称为“青年派”。他们以极“左”的面目